

歐洲革命史

高希聖編

上海
北新書局

1929

第一章 英國的憲章運動

第一節 資產階級革命

社會組織的基礎是經濟的生產力。社會之社會的，法律的政治的制度是相應了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而築成的，上部構造。經濟的基礎是富有不斷之變化性的，反之上部構造則有比較的固定性。因此在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部構造間發生不調和時，便發生了革命的運動。當資本主義生產成爲社會上新的經濟基礎而表現時，我們便見到了革封建的上部構造之命的運動。

布爾喬亞是發展了和牠那經濟發達相呼應之政治的要求。

「布爾喬亞氾發達的各階段又隨伴着與之相呼應之政治的發達階段。即起初是抑制在封建領主的支配之下的一階級，或是武裝了的自治團體之公社，在有些地方（如在法國）是王政治下的第三階級，其次到工場手工業時代，則成爲半封建的，或專制王國內之貴族的均衡物，或成爲一般大王國的主要地盤，最後到發現了大產業及世界市場以後之近世的議會制度國家，則完全把政權收到了他們的掌中。近世議會制度國家的政府不過是替全體資產階級處理共同事務的委員。」

(Karl Mark)

即中世都市手工業在封建制度中成長起來時，爲了打破當時小領主的直接榨取和國內關稅，遂和大領主相協力以攻擊小領主，而結成獨立的自

治團體，或武裝都市以對抗領主。再到基爾特手工業進入工場手工業以至機械工業，爲了擴大市場和撤廢地域的局限，遂需要到擴大而又統一的國家。在這里便有專制王國的出現。單是認專制王國爲封建制度的遺物實是很大的謬誤，這是新興布爾喬亞在第一期的少年時代爲了要廢絕封建制度對於商工業的束縛以及爲了要結成廣大區域的政治經濟單位，而創設這種集權的王制作爲一時的權宜。更到大工業次第進行，生產力日就增大，各國的資本主義傾注全力於外國貿易時，各國的資本主義必然地開始搾取弱小民族和擴大海外市場的爭鬥。這個帝國主義的傾向是以專制國家替代了立憲民主國家，把國家權力完全地歸到自己一階級的掌中。

武裝的公社之支配者，——專制國家的有力階級——民主國家（布爾喬亞國家）的支配階級和布爾喬亞在政治發達的過程上，一方徐徐地進行

戰鬥，同時又表演猛烈的鬥爭。

這些鬥爭的特徵第一是布爾喬亞不能以獨力來進行常常要受到其他階級——普羅列塔利亞——的援助。第二這種鬥爭的結果常常是妥協而不徹底的，所以每和舊勢力情投意合或共有政權而告終了。

為什麼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普羅列塔利亞要援助布爾喬亞呢？第一因為封建勢力對於普羅列塔利亞也是一種桎梏，第二是因為當時的普羅列塔利亞尚未成熟到獨立進行運動的地步，第三是因為布爾喬亞被視為一般困苦民衆的選手，他們常常自誇說不是代表特殊的一階級而是代表全體困苦民衆的。

為什麼布爾喬亞是妥協的，是不徹底的呢？這是爲了布爾喬亞是隨伴牠的反對者——普羅列塔利亞——而出現而成長的，所以牠的勝利如果達

到了徹底時便會被普羅列塔利亞的抬頭所脅威。

英國布爾喬亞的抬頭是十七世紀中英國大叛亂（一六四二——四九）和名譽革命（一六八八年）等的布爾喬亞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在當時的英國，正如專制王查理一世自豪所說，「我的道路是掃清了」那樣，各領主因十五世紀的紅白薔薇戰爭差不多完全被統一於大領主——王——之下。在這個統一國家中急速發達起來的布爾喬亞爲了自由的海外發展，企圖獲得政治的權力。布爾喬亞同困於擄取和抑壓的各地農民及都市普羅列塔利亞一致以議會萬能的主張而向這個唱導王權神授說的專制政治宣戰。由克林威爾（Cromwell）所指揮的布爾喬亞軍隊俘虜國王，把他送至刑場。大叛亂產生了克林威爾的獨裁政治，以迎立威廉三世爲國而告終了這個一般自由主義史家所稱的名譽革命。布爾喬亞是和封建貴族相妥協，財政的，工業

的，及商業的中產階級之經濟的利益受到充分的保護，「金和權位」之政治的分配則一任大地主貴族去處分。農民和勞働者雖想突破這個布爾喬亞的妥協點，繼續向前革命，但是貴族和布爾喬亞則協力加以徹底的蹂躪。此後，隨着大工業的進展，布爾喬亞的勢力也漸次增大而達到得以獨立掌握權力的程度。但貴族仍是安然維持着政治的地位。這無非是布爾喬亞爲了防止他們被普羅列塔利亞所推倒而屢屢求助於貴族所致的。至此後的憲章運動，比較更是重要，當於下節說明。

第二節 憲章運動

英國布爾喬亞支配地位的確立實始于一八三二年修改了選舉法以後。這回選舉法的修正運動，在布爾喬亞方面是要利用牠來推倒封建地主階級

的最後勢力，反之，在當時的普羅列塔利亞一方面，則希望從此實現徹底的普通選舉。因此英國的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是各自站在他們不同的階級觀念上而參加這個運動，但因當時英國普羅列塔利亞尚是缺乏明確的階級意識，終於上了布爾喬亞的當。一八三二年所修改了的選舉法，對於一般中產階級雖給與了選舉權，但國民中最占多數的普羅列塔利亞却沒有獲得了絲毫的權利。

普羅列塔利亞是這樣的失敗了，他們在政治上依然處於沒權顧問的地位。不過這個失敗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布爾喬亞一升入了支配階級的地位，同時普羅列塔利亞因有了這個唯一的敵對階級，也堂堂地走上階級鬥爭的舞台了。

當選舉法修改案由議會通過而成爲法律時，普羅列塔利亞幾年來努力

於改革運動的幻夢，同時也消失而變爲絕望了，深刻的政治失望不能不普遍地支配了他們的思想。而且當時英國勞働階級的經濟生活，貧苦得爲歷史上從來所未有。普羅列塔利亞在這種政治的失望和經濟的貧苦中不能不發生新的革命思想了。這種革命的思想，一方表現爲革命的勞働組合運動；另一方面，則發展而爲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

憲章運動的目的是在獲得普通選舉權，即當時所謂憲章（Chartist）。就這一點說，這個運動實在也不過是一八三二年前修改選舉法運動的繼續罷了，只是這次的運動，純粹由普羅列塔利亞做中堅，完全由階級的立場而進行的，由這一點說，那又不得不承認牠比較以前，在質的上面，已有重要的發展。

憲章運動是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八年間的大運動，牠的餘燼，直到一

八五八年始告終熄。這個運動的先驅是一八三六年六月時由倫敦的高級熟練工人所組織的倫敦勞働者協會。這個團體在一八三七年議決了六條政治的要求，在一八三八年五月，則把牠公開發表了。這便是最初的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所謂六條的政治要求就是：

一、平等代表。

二、普通選舉。

三、召集年次議會。

四、撤廢財產資格。

五、無記名投票。

六、給議員以歲費。

當時倫敦勞働者協會的書記洛凡脫（William Lovett），得到有名的

急進自由主義思想家波萊斯 (Francis Place) 的協力，把這個人民憲章很普遍的分布到各地方，以竭力喚起一般的輿論，這就是憲章運動的發端。這個運動得了多數民衆的同情，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三九年舉行了好幾次的民衆大會和層出不窮的示威運動，到一八三九年二月開國民會議於倫敦時，可算是這個運動達到了最高潮的時期。這個運動的真精神是在所謂「如果可能，則採用平和的手段；不得已時，則出以暴力。」一八三九年七月由一百二十五萬人所署名的「大請願書」在民衆的熱狂呼喚中呈送到議會內，但結果以四十六票對二百三十五票的大差而遭了否決。因為那時的布爾喬亞已經確立了自己階級的支配地位，所以他們嫉視這般民衆的狂暴運動乃是件當然的事。

自這時起在憲章運動的內部也發生了二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主張要

是請願而得不到議會的採納，便立刻實行總同盟罷工的實力派，另外一種是主張由和平的宣傳和教育的運動以期待時機成熟的道義派。前一派由著名的熱情革命家阿可諾（Feargus O'Connor）所領導，後一派則由洛凡脫所統率。阿可諾一派接着便進行總同盟罷工，可是後來沒有成功，各地的暴動也被政府一一鎮壓了下去，阿可諾以下多數的活動分子悉被逮捕。自一八三九年四月至一八四〇年六月間憲章運動者之被逮捕的有四百四十二人，其中除十七人以外，個個都是勞働者，到了這裏，憲章運動便完全被支配階級所壓服了。

從此以後，憲章運動雖仍繼續不斷，然而因為這個運動的缺乏組織力，所以一經布爾喬亞的壓迫，牠的勢力便漸次削弱了。當全歐洲因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之影響而滿布革命的空氣時，憲章運動的殘存勢力也大

大蠢動，可是惠靈頓公（Wellington）的軍隊却是毫不費力的把牠全部壓服了。阿可諾從此發了狂，憲章運動於是又告衰滅。

憲章運動是失敗了，但這種失敗是極有意義的。英國的——實在是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由這樣的犧牲中獲得了大收穫。第一，這是第一次明確的階級衝突，而且是靠了普羅列塔利亞自己的力量來進行的。第二，這是一種明顯的政治行動。第三，這是自始至終以含有階級意識的革命精神來貫串的。所以馬克思批評憲章運動說：

「在這樣的鬥爭——一種市民階級的真正戰爭——中間，所有一切決戰的要素都驟然結合了起來而且往前發展着。一旦達到了這點，勞動者的團結，便帶着相當的政治特色。」他又說：

「階級和階級的衝突，即是一種政治的鬥爭。」

第二章 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

第一節 資產階級革命

法國資產階級的抬頭是始於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一七八九——九九年）。當時法國的封建勢力即沒有布爾喬亞之積極的行動，也因牠本身的腐朽和矛盾而入了崩壞的運命。封建階級的經濟狀態是和新的生產方法完全相矛盾的。因農民叛亂的脅威而瀕於破產之王貴族和僧侶的封建政府想操當時在經濟上最最幸福的階級布爾喬亞以挽回這個頹勢。但是布爾喬亞已因產業的發達而站上當時社會之思想的，經濟的，社會的指導地位。

覬覦政治指導權的布爾喬亞乘着這個封建勢力之經濟的危機而開始突擊了。多年來困於專制和擄取的普羅列塔利亞遂參加在布爾喬亞所揭「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之下。國民議會的成立，巴士的牢獄的破壞，里昂工場的攻擊，巴黎的反亂，全國各地的暴動，人權宣言，國王的處死刑，恐嚇時代，革命是不絕的進行着。布爾喬亞起初想以立憲王制來阻遏革命。但這是歸於失敗，而直向共和制進行。不過普羅列塔利亞本能地向着歷史的目的——廢止擄取和階級——而促進革命。布爾喬亞是混亂不定的。「他們對於自己的政治能力失了信賴，起初遁在執政官政治的腐敗中，後來便隱到拿破崙專制政治的羽翼下。」（恩格斯）軍事獨裁官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的鉄腕粉碎了法國革命中真正革命分子的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由於和封建勢力的妥協，勉強把革命停留在布爾喬亞

革命的範圍內。後來到一八七〇年，布爾喬亞因拿破崙三世的沒落始站上政治的指導地位，民主共和國是在這裏始實現了。

第二節 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

在拿破崙一世沒落後的法國，由反動勢力，「神聖同盟」所擁護的王權——封建勢力——大肆專制。到了查理十世時尤其是加甚場幾次的非法解散議會，抑壓自由思想，制限出版的自由。民衆對於這種專制的憤怒表現而爲一八三〇年所謂七月革命的巴黎暴動。結果，驅逐國王，另行迎立「法國國民之王」路易腓列 Louis Philip。布爾喬亞因這個革命，大大的伸張了政治的自由。然而以身奮戰的普羅列塔利亞依然是繼續着從來的窮困狀態，失業者充滿了社會。正如失望於議會改革運動的英國勞働者走到

憲章運動路上那樣，法國的普羅列塔利亞在這裡遂對了布爾喬亞開始明確的政治鬭爭。這個最先的表現是里昂起事了。一八三一年，勞働者占領了里昂城塞。當一八三〇年革命時，自動的閉鎖工場，使勞働者參加市街戰的工場主在一八三一年自己以護國兵的資格而射殺勞働者。當時支配法國勞働者的思想是傅利葉一派路易柏郎，蒲魯東等的思想，勞働者不斷試行許多的小反亂但常常被彈壓了下去。自一八四六年到翌年，法國襲來了隨伴凶作和飢饉而生的經濟恐慌，民衆的叛亂暴動是一天天激甚了。一八四八年二月發生巴黎暴動，同時議會遂廢止王制宣言組織臨時政府。蒲魯東，麥蘭被選爲議員，而路易柏郎則爲臨時政府的一員計劃建設國立工場以收容失業者，但終於沒有成功。這個所謂二月革命由一八五一年拿破崙三世的政變而被傾覆。社會運動的火焰一時也消失了。